

# 从“抄书”到“著书”

钱国宏

朋友曾赠我一首《书虫赋》：“铁砚磨穿抄西游，书城坐拥万户侯；波澜世事聚眼底，长毫一掷写春秋！”此诗恰如其分地刻画了我这个嗜书如命的书虫形象，也真实地道出了我40多年来从“抄书”到“著书”的历程，读来真是感慨万千！

别人与书的渊源是从“读书”肇始的，而我则是从“抄书”开始的。我出生在农村，全家六口人过着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田园生活，躬耕垄亩未使我“稼穡有成”，倒使我“不务正业”地迷上了读书。那时家家户户都在生产队里挣工分，谁家也没有闲钱去买书，在阅读欲望的驱使下，我到周围十里八村去借书，然后回到家里用农村上坟祭奠用的“纸钱”来抄写书中的精彩句段。抄书绝对是个苦差事，春秋两季还

好说，冬夏最难熬。三伏天烈日炎炎，屋内如蒸似燎。凭桌“码字”，汗珠子顺着脑门和脊梁沟成溜儿地淌，腌得肉皮子火辣辣地疼！每每抄完半页，就要将纸拿到太阳底下去晒，因为手、腕、臂上淌下的汗将纸润湿了。三九天朔风凛冽，浑身颤抖，手指僵硬，只好边焐边抄，诚如宋濂所说：“天大寒，砚冰坚，手指不可屈伸，弗之怠。”抄书，使我比同龄人先一步进入了书的世界，看似摊上了“苦差”，实则收获多多。

参加工作后，怀着对书的极度渴望，我将平生第一次领到的工资，全部“捐”给了新华书店。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买书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项“财政支出”，而且不仅去书店买书，还去网上“淘书”。随着家中藏书越来越丰富，我将卧室的三面墙全部装成书柜，然后将

自己多年东买西淘弄来的书分成文学、历史、健康、哲学、旅游等若干区域，分门别类地将它们放置。其中，有很多是“孤本”和“善本”，十分珍贵。如《中国通史》《笑笑录》《元曲精编》《史记通译》等。如今，在我的卧室里有3万多册书籍，它们所散发出的缕缕书香为我赢得了“小城藏书家”的美誉，周末来我家借书、看书的朋友总是挤满了屋子。后来，我买了新房，装修时，我特地辟出一间屋子做书房，来安顿我的“宝贝”。“一室阳光四壁书”，这种情境，想想都富有诗意！

俗话说：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作诗也会吟。”书读多了，手也就痒痒起来。于是，我经常挤时间写些小“杂件”，散文、小小说、诗歌、杂文、游记、美食、收藏、民俗、故事、剧本……投到

报刊上，有些幸运地变成了铅字。日积月累，竟也攒了些篇什，有些竟然还获了奖、选入了书。2003年，在文联部门的帮助下，我出版了第一本“专著”。出书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，而今居然变成了现实，心里的那份激动和兴奋真是难以言说！此后的几年中，我又在省、市文联部门的帮助下，出版了多部文学作品专集。

闲暇时，“检阅”满屋的书，再翻看自己的几本小书，心里真是如沐春风，感慨万千：读书，不仅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，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，镀亮了我生命的航程！更为重要的是，我从读书中领悟了生活的真谛和生命的意义，从而更加坚实地踏好每一天的旅程，此生也油然变得厚重起来！而这，正是很多生命长度相差无多的人所不具备或欠缺的！



## 镀亮童年的文具盒

马晓旭

心理学家阿德勒曾说“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。”虽然我已长成了“大儿童”，但每逢“六一”国际儿童节，总会勾起我对童年的一些美好回忆。又一年“六一”临近，我想起了珍藏至今的小学时老姨送我的文具盒——那是承载了我全部童年记忆的“私有载体”！

时光摆渡到25年前。“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……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……”我哼着在学校刚刚排练完的大合唱的曲子，蹦蹦跳跳地回了家。没等我进家门，一个美丽时尚的身影就出现了：啊，是老姨！我顿时飞奔过去，抱住了她：“老姨，你啥时候来的呀？你咋知道我放学了？”我开启了十万个为什么模式。

老姨亲热地搂着我，一同走进了家门。“刚到，大老远就听到你唱‘不怕困难不怕敌人，顽强学习坚决斗争’，不愧是我大外甥女，有魄力有劲头！要好好学习！说，有什么想要的没有，老姨下次给你带来！”我拍手道：“我想要一个最新颖、最无敌的文具盒。”“没问题！”老姨一口答应。

几天后，老姨果然没有“负我重望”——一个崭新的文具盒摆到了我的面前。淡紫色的双层长铁盒，正面印着一只可爱的熊猫，我真是爱不释手，睡觉都要搂在被窝里呢！我心想：“文具盒第一好，学习也要名列前茅！不能让老姨失望，加油，加油！”于是我学习更加用功了，就连老师都和妈妈说：“晓旭是个有劲头的孩子，成绩错不了！”就这样，一个“小小”的文具盒给了童年的我莫大的快乐与鼓励——它像一粒种子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萌芽。

这颗芽渐渐长大，我始终保持着努力学习的劲头，学习成绩无论在小学、中学、高中阶段一直是班里的佼佼者，同学们冠名我为“考试王”，大学里奖学金更是我的家常便饭。工作后，每每懈怠，我就会想起童年时那个“文具盒”，它催促我继续努力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！

每次逛文具店，看到货架上陈列着琳琅满目的文具袋、文具盒，我都会感到非常亲切。尽管它们的款式远比我童年时老姨买的文具盒要漂亮许多，但我依然觉得老姨买的那个文具盒是世上最好的文具盒，款式永不过时，且有温度和力量！

## 青玉案·“六一”儿童节相守

黄力

●

儿童六一悠相守，  
百绽放，枝繁茂。  
七十七年春长留。  
红星指路，光阴酿酒，快乐人生游。

●

童心未泯初心又，  
去远童年味依嗅。  
童趣依然常相扣，  
儿时点点，重扶筵裘，充满生机透。

●

童年已远离身后，  
莫难忘，时时候。  
年少天真无始究。  
童心阅读，童年宇宙，童趣欣欣茂。

●

听听久远知音远，  
看看悠长故事厚。  
想想自留痕迹迹，  
花知解语，草明心登，景色谈谈旧。

●

高龄老友常行走，  
半白过，回归首。  
追忆童年心重九。  
同时六一，平肩左右，何畏狂风骤。

●

发黄照片今捧袖，  
古老书籍已归袖。  
流水光阴华夏佑，  
青春短暂，国安民寿，返老还童复。



## 麦收

张成林 摄

##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

冯寒雪

这几天天气比较炎热，我和朋友去小溪边的凉亭里乘凉，我在溪边的岩石上，看到了一种小小的植物，叶片椭圆形，表面是褐色，花呈圆形，小小的，与众不同的，小小的花竟然长在了岩石上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花朵，很惊讶。朋友说这是苔花，它们一般晚上开花，并不能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。

苔花？是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”的苔花？我亲眼见到时，竟是如此欣喜。我看到那点点白花，开在岩石上，远远望去，就像天空撒下的一把盐，又像初春未化的一捧雪。原来只能够在书上见的东西，没想到现在竟然如此真切。

我顿时来了兴致，蹲下想要和苔花一起拍照，随着朋友“咔嚓”一声，和苔花同框，这一幕值得纪念。这苔花是多么的不起眼，星星点点，宛若星星点灯。它也不像别的花儿草儿，长在肥沃的泥土里，它只是生长在普普通通的岩石上。它的一生，也不能算是有多么的光彩夺目，它花期很短，一般晚上才开花，白天自然地凋落，潜入泥土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它的一生，平平凡凡，面对岩石，它随遇而安；面对白天花朵们争奇斗艳的场景，它不忘初心。虽然生长在潮湿的环境，但是它的内心依然向阳，为了在潮湿的环境中求得生存，它应势而变，退化了根茎，紧紧附着于岩石表面，只要有水，它就一个劲向阳生长。这小小一块地，竟然长满了一片苔花，米粒大的苔花，如同种子一般，也在我心里铺展成一片碎银满地，澄亮澄亮的。

我从来都没想到过，岩石上竟然也能长出花，它会长出青青的小芽，一根一根，再到一片一片，等你回头去看，岩石上已经点缀着无数的小星星。它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，摇曳风中，像调皮的孩子眨眼睛一般。白天吸收着阳光，夜里花朵绽放，和天上的星星交相呼应，这是洒落在人间的星星，在月下轻歌曼舞。

纵观它身旁的植物，无不是在土壤中盛放，它和其他的花朵比起来，无疑逊色很多，甚至有被人当作杂草清理掉的危险。但是无论世人如何看待，它们都坚持本心，也无论环境如何，也都坚持活出自己的风范。

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，只要有水，哪怕是岩石上也能落地生根，只要心有阳光，又何惧风雨。不管生在哪里，尽管积极向上地成长，在自己的一生中绽放自己的芳华。看着这些星星般装点了夜晚的苔花，也点亮了我的心灯。

## 瓜儿熟了，我又想起了妈

朱铭

眼下，又到了吃瓜的时候。这些年每到瓜儿熟了的季节，我吃到瓜来，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逝去的妈妈。

妈妈离开已有24个年头了。20多年前，西瓜就清一色统称“西瓜”，哪像现在的西瓜品种繁多，更有红瓤、黄瓤之分。现在的西瓜皮薄籽少，汁多肉嫩，脆沙相间，入口即化，而过去的西瓜皮厚籽多，且熟瓜、好瓜不多。杀瓜时，只要有“咬嚼”的一声“闷”响，十有八九就是肉质浅红、白籽“憋”籽、未熟的生瓜。那个年代，日子苦，少见油，不管是好瓜、生瓜，我们总和妈妈一起欢欢喜喜地吃西瓜。

清楚地记得，妈妈把一只滚圆的西瓜“齐腰”打开，一半储藏起来，另一半切成众多小片

分给我们吃。我们三下五除二地拣一片瓜的中间大块朵颐之后，再去拿第二片西瓜……妈妈看到先前捧盆里的第一片瓜皮上还有些许红瓤，直呼浪费，督促我们必须重新取回吃尽，否则不许我们再拿第二片西瓜。碰到生的西瓜，妈妈总是说“钱买的，摔掉老天‘打人子’”，哄着我们当水瓜吃，声称比喝白开水好。妈妈用铝质的大汤勺一勺勺地把开好的生瓜瓜瓤挖至小碗，我们人手一小碗，而她却捧着带青瓤的瓜皮啃食。至今想来，那场景仍历历在目。

妈妈很会过日子，总把我们的一日三餐打理得有滋有味。吃完的西瓜，她用水果刨子把青青的瓜皮全部刨净，然后清洗干净，切成一片片大拇指宽度的条，用少许细盐浸润后，

麻利地拧干盐汁，加上佐料，一道脆嫩、清香的凉拌下饭菜，我们往往“打嘴不丢”。同样，妈妈在夏季做的冬瓜海带虾皮汤，让我们既解渴，又爽口。谁曾想，妈妈竟然把削的薄薄的冬瓜皮洗净切成丝，炒的肉丝、茶干再放点榨菜丝，别提多好吃，一大盘很快就被我们“光盘行动”。妈妈珍惜粮食，剩饭剩粥总是舍不得倒掉，她常说“不怕不识‘字’，不能不识事”，这就是我那一生不识一字、面朝黄土背朝天精打细算过日子的妈妈。

妈妈没有口福，如今的东台西瓜“顶呱呱”名扬大江南北，更是鲜见生瓜，但妈妈勤劳持家、勤俭节约、善良豁达的生活本色，却是我一生享用不尽的永恒筵席。

## 父亲的“至理名言”

袁巍然

寿至耄耋的父亲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，在属于自己的节日——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前夕，永远离开了。父亲弥留之际，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耳语“孩子，无论什么时候，都要重视粮食，只有手中有粮心里才不慌……”。我紧紧握住父亲的手坚定地说：“爹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牢记您说的话。”父亲饱经沧桑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，松开了我的手……

在我记忆里，父亲一直忙碌着，常年在田间劳作，精耕细作，付出的辛勤汗水要比别人多些，以至于我们家的庄稼收成要比邻居们好一些。父亲尤其在小麦的种植与管理上，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。他常说：小麦收成好了，才能吃上白面馒头，才算是过上好日子。

每到麦收前夕，父亲便一一查验镰刀，轻轻抚拭着曾经锋利无比的刀口，不时地用嘴吹落浮尘，目光里满是疼惜。父亲磨镰刀的神情，是那样的肃穆和庄重。他蹲在地上，将磨刀石斜着支撑在瓷盆里，双手拿起镰刀，轻放在磨刀石上，往上面擦一些水，然后一推一拉，霍霍声顿时响起，流畅而熟练。过了一会儿，父亲的动作变得缓慢起来，轻推慢拉，接着一一次次让镰刀浸水、磨磨、擦拭，刀口变得愈发明亮起来，直到光亮如初。镰把黝黑光滑，如同抹上了一层光亮的油漆，那是父亲长满老茧的手经年把握的印迹。父亲用手指头试

试刀口，一种涩涩的锋利由指尖传遍全身。磨好一把，接着磨另一把。终于，镰刀都磨好了，一把把寒光四射，锋芒毕露。父亲兴奋地拿着一把镰刀在空中比画着收割的姿势，仿佛一位将军拿着心爱的指挥刀。

麦子拔节或扬花的夜晚，父亲常常会披着单衣来到田间地头，倾听麦子的声音——那时的麦子仿佛处于青春期的少年，骨节开始变大，嗓音开始变粗……父亲就是在那样的场景里潜伏，也像一株庄稼，仿佛融在一起。与土地厮守的人，何尝不是土地上的茬庄稼呢？一茬庄稼不论经历几个季节，最后都要被农人收获。而人则是经历了几十茬的庄稼，最后被命运收走。

麦收是一年之中最为繁忙的一个节气。每年的开镰，父亲都当仁不让。他站在最前面，左手拢麦，右手执镰，轻轻地一挥——唻！举起一束麦高高扬起在家人面前，如同扬起一面旗帜，更像在战场上指挥部下的将军。在父亲的带领下，全家齐动员，半晌的工夫，原本波澜壮阔的麦海变得平静了下来。割下的麦子被有序排列着，而后被扎成捆，通过肩扛、手提、担挑、车载等方式运送到打麦场。

早些年，要用耕牛拖着碌碡在摊铺成片的麦场上反复碾压，这要经过数次的翻晒。烈日下，父亲站在麦场中间，一手扬着鞭子一手

拽着缰绳使劲地吆喝着，老牛拉起碌碡一圈圈地碾压起来，步履缓慢，显然很吃力。父亲那黝黑裸露的脊背上不停地滚动着豆大的汗珠，成为“粒粒皆辛苦”的真实写照。

后来改用拖拉机，工作效率大大提高。后来又改用脱粒机，只要将整捆麦秆填入脱粒仓里，就可以直接将麦穗脱成粒。虽然程序简化了，但需要多人齐上阵，忙而有序。为了抢时间，常常是通宵达旦。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结束后，父亲每每看着堆积如小山的麦子，都会流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，不禁会喃喃道：“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，全家人一年的口粮有保障啦。”

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，耕牛、拖拉机、脱粒机在逐渐淡出，取而代之的是联合收割机。眨眼工夫，大片的麦穗在机器的轰鸣声中、在人们的观望和欣喜中便荡然无存。年迈的父亲骑着三轮车等着往家拉小麦。进入新时代，农人的麦收变得更轻松了，收割机脱粒后，留够一年的口粮多余的直接被收购，立刻变成现金收入。这时的父亲会在手机里向我“汇报”当年的收成，言语间流露出幸福的甜蜜。

光阴荏苒，生育养育并引领着我前行的“将军”，已与泥土为伴，但他的至理名言我永远铭记于心。